



世間曾有 張愛玲

· 典藏本 ·

她把爱写成
兵临城下的
不朽传奇
张爱玲传

因为爱过，所以宽容；因为懂得，所以慈悲。

林溪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天津人民出版社

世間曾有 張愛玲

林溪 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间曾有张爱玲 / 林溪著. 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
2014. 2

ISBN 978-7-201-08585-2

I. ①世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张爱玲 (1920 ~ 1995) —
传记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03249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 黄 沛

(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: 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69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
电子信箱: tjrmcbs@126.com

北京昊天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6.5 印张

字数: 130千字

定价: 29.80元

【序言】

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

一个拥有旷世才华的女子，她真实地活过，她洞穿人生悲苦，道尽尘世苍凉，她不喜世间的繁华与喧嚣，道：“在没有人與人交接的场合，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。”而她也甘愿做个俗人，俗到爱感官的愉悦，爱钱、爱炫丽的华服。她集大雅与大俗于一身，活得利落，活得纯粹。

她也爱过，她的爱情萌生于乱世之中。她遇到了懂得自己的男人，倾尽所有，付出了一生的爱，甚至不惜将自己低到尘埃里，成就一段倾城之恋。爱到地老天荒，爱到千疮百孔。她孤傲一世，只为那个浪子深深地低头，而他除了毁灭了她的后半生，什么也没有留下。在她孤苦无依之时，她的心因一位老人得到温暖。他一无所有，她却还是眷恋他、依靠他，像在黑暗处抓到一条从光明处伸出来的绳索。在他风烛残年之时，她尽人妻责任，不离不弃，生死相依。

她也写过。她写得风生水起，成就了旧上海时的大红大紫。她的艺术创作如同一朵妖娆的花，人们为之惊诧，着迷，叹为观止。她的文章不是噱头，经得起推敲，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她幼年之时，还不能执笔时，就会讲故事，讲了一辈子，直到把自己变成一个故事，添上了一个苍凉的结局。她以文字为生命，为写作而踏入凡间，也精彩地完成了这一宿命，得偿所愿。

她就是张爱玲。

她是20世纪民国那个灿若星空的艺术世界里，最独特而神秘的一枝花朵。她的文字似缤纷的落英，撷起，品味，便有陶冶心性和警醒灵魂之趣。

读张爱玲是一个寻觅之旅，像踏着蜿蜒的小路到达青山之巅，将尘世收于眼底；像趟过潺潺的溪水，去寻一个清凉灵动的源头；像流连花园中，拨开重重的浮花浪蕊，寻那最彻底的芳香；亦像徘徊在一处古迹，细细品味岁月留下的沧桑。

曼陀罗华，花开花落，芳香隽永。张爱玲，曾以曼陀罗华般的姿态存在，必以曼陀罗华般的芬芳传世。

目录

CONTENTS

一切众生皆有情

01

- 【安宁如月】/02
- 【秋水无尘】/06
- 【凌厉少年】/11
- 【慈悲简净】/18
- 【斐然成章】/24

谁念西风独自凉

02

- 【锦绣年华】/30
- 【前缘旧梦】/36
- 【临水照花】/42

百媚芳华尘漠漠

03

- 【花开妖娆】/50
- 【暗夜幽香】/56
- 【落花飞雨】/60

尘埃里开出花朵

04

- 【尘埃花开】/66
- 【倾城之恋】/70
- 【红尘相依】/75
- 【人间烟火】/79

独自闲行独自吟

05

【时间姿态】/86

【浮生一梦】/92

【姹紫嫣红】/96

【烟雨往昔】/101

三生烟火一世情

06

【刹那芳华】/108

【无关风月】/114

【风月情浓】/120

【日落烟霞】/126

零落成泥碾作尘

07

【一草一木】/132

【诉说衷肠】/138

【岁月静好】/143

【现世安稳】/148

梦里不知身是客

08

【日落香港】/154

【踟蹰天涯】/159

【萍水相逢】/165

【两情绸缪】/171

繁华事散逐香尘

09

【台湾之旅】/178

【风云变幻】/184

【转身陌路】/188

【01】

一切众生皆有情

/

/

/

如果情感和岁月也能被轻轻撕碎，扔到海中，那么，我愿意从此就在海底沉默。你的言语，我爱听，却不懂得；我的沉默，你愿见，却不明白。

【安宁如月】

曾经有一位女子，叫张爱玲，以文字为生命。她说：“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着点凄凉。”她是读懂了月色的，那朦胧的一片，是月的怅惘，月的怜惜，是月对尘世欲说还休的痴迷，亦如她对这个世界的爱与伤。

她爱这个纷纷扰扰的红尘，如同秋叶对根的依恋，即使干枯、泛黄，也要匍匐于根脚下，成泥、成尘，期待再一次复生。张爱玲对尘世的执迷如此这般。她爱那汲汲名利、熙熙攘攘的喧嚣；爱花花绿绿、浮光掠影的繁华；她喜欢那片铜锈一般的惊艳。她不在乎那片惊艳中的腐烂，她要欢唱，唱着动听优美的歌，因为那腐烂之后，便是一个清明的世界。像乌云散去，皎洁的月光必然占据天空，明朗而宏阔。她对尘世深深地动了情，她爱得欣喜、爱得悲怆。她欣喜于尘世给了她璀璨的声名和灼灼的才华，她仿佛走在果实累累的园中，尽情享用自己艺术耕耘的收获。她悲怆，她对尘世的爱

终成为痛，她追逐的不过亦是凡夫俗子的名与利，却走在了岔路上，渐渐地不能回头，找不到来路。她成了南辕北辙的痴人，赶路愈是艰辛，目的地愈不见踪影。她苍凉地挥一挥手，诀别曾经的绚烂，曾经的辉煌，转身留下一个华丽的情影，大隐于世。从此，世间于她便是一件锦绣做成的衫，耀眼夺目，却再也不肯屈尊，为之心恻。

张爱玲，苍凉是她的魂魄，尖锐是她的肉身。她始终看透人间的凄苦与无奈，就像明月千年不变地照着人世的悲欢。张爱玲似月般冷静、睿智，她知她所爱的尘世的美终是泡影，她懂得人生本是爱恨纠缠，她将悲悯藏于心，写尽人世的沧桑与凄凉。她的眼像冰冻三尺的寒冬，一切浮华在她的面前凋零，碎成尘埃。

张爱玲声名妖娆，横空出世，却只待喧闹的尘世枉自追逐关于她的林林总总。她从不肯让人捉摸得透，她把月的清冷与神秘演绎到极致。

她说：“出名要趁早。”她喜欢名，毫不掩饰汲汲于名利的纯粹心愿。她叫嚷着“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”她要出名的欲望不停地催促她，她要赶上属于她的那片缤纷彩云，哪怕忽然坠至风口浪尖，被时代的大潮冲击得千疮百孔。她要做那凭借风力而直上青云的风筝，扶摇直上，翱翔在广阔而深邃的尘世天空。飞翔、摇曳，百般娇媚、风情万种。

她生在豪门之家，从小衣食无忧，却长着“一身俗骨”。她爱钱，曾说：“我爱钱……只知道钱的好处，不知道钱的坏

处。”她对钱的爱慕，坦白得令人咋舌。她对钱向来分明，锱铢必较，钱的好处被她用尽。她恨不得自己变成那一枚铜钱，周游在尘世间，看芸芸众生的悲喜故事，换取自己的一掬泪，化为洋洋洒洒的文字。她喜欢用钱来满足自己的欲望，物质的、精神的，乃至灵魂的。

张爱玲也像世间痴男怨女一样地恋爱，可惜她的爱没有千篇一律的皆大欢喜。在这出戏里，她低眉敛首，低到尘埃里，开出一朵花来，只为那个中意的男子。在他面前，她放下一切才情，轻轻喟叹：“噢，你也在这里吗？”那份娇柔与痴心，从她心底滋生，像脆嫩的小苗终于破土，得以见天日。

所以，她依恋他，追随他，静静地等待他的肯定，哪怕万劫不复。她和他成了神仙眷侣。在他眼里，她是“临水照花人”；在她眼里，他是给予她“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”的慈悲使者。他说，他因为她得以脱胎换骨，如同修行的人被圣者点化；她心里欢喜，她想，他也是她的机缘，是一场灵魂的洗礼，她甘愿羽化，碎成尘土，飞扬于他的光芒万丈之中。

然而，她到底无法融入他的生命。他给了她爱情、婚姻，以及世间女子执迷的所谓的承诺，却没有给她这一切最终功德圆满的结局——厮守。她在她的生命里只不过是一个过客，一个步履匆匆、无牵无挂的行人。终成陌路，诀别于天涯两端。他除了一道刻在她心上永远也弥合不了的伤痕，什么也没有留下。

几度春秋之后，他又在享用她的声名、她的故事，为自

己著书立说，讨世人的欢喜。张爱玲不答，不理，不介意，看淡了，看透了。他如同她身上的一条玲珑小虫，她弹一弹指尖，便从她的世界里清除。她爱得深刻，痴情，却也能伶俐地放手，洒脱得像修行的智者，知得与失，知惘与真。

张爱玲，安宁如月的女子，她风姿绰约地存在，仿佛只是岁月长河里的一瞬。她的这一瞬却是绚烂夺目的，仿佛是一颗镶嵌在浮华尘世里精巧别致的珍珠，光泽永驻。张爱玲是不经意间留给尘世的一段传奇。成为传奇不是她所愿，亦不是她所求，她的所求所愿都留在了岁月的深处。她已逃离了那恍惚的名利之魔，似游离于造化之中的仙人，进退随性，端然成媚。张爱玲是一段唱腔华丽的昆曲，从民国唱到今天，依然绕梁不绝。

【秋水无尘】

那是一个凉风习习的秋天，蔚蓝的天空透彻明净，上海一栋旧式洋房里，一阵婴儿的啼哭打破了院子里的宁静。一个女婴降临人间。她的到来给这个富贵之家带来了欣喜，成群的仆人像等待着一场隆重的欢宴，等待她的出生。

这个并不出奇的女婴，父母给她取名叫张煊。二十年后，她造就了上海滩的传奇，似一阵凌厉之风刮过十里洋场。上海的繁华与深沉培育出她的妖娆，她在上海这片土壤里恣意生长，直到绚烂至极。

张煊后来叫张爱玲，她荣耀的家族史可以追溯到曾外祖父李鸿章和祖父张佩纶。他们都是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。有这样的祖先，张爱玲家族的富贵与显赫自不必说。只是，张爱玲天生自持，家族于她，是偶然轮回中的相遇，她坦然又不以为然。或许，小的时候，也曾感到荣光过。比如她听说《孽海花》中的故事与祖父有关，也曾抱着祖父的集子看，却看不出

个所以然来。但童年过去，家族的辉煌便在她的生命里悄然退去了，她不愿提及，也不屑提及。

只是晚年时，张爱玲了悟了人生，悠悠地说：“我没赶上看见他们，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是属于彼此，一种沉默的、无条件的支持，看似无用、无效，却是最需要的。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。我爱他们。”

这番表白是对家族的缱绻深情。情归情，事归事，她对家族旧事的缄默多是由于骨子里的孤傲。晚年的张爱玲幽居异乡，与世隔绝，很少与亲戚朋友联络。她不是冷漠，也不是矫情，是看透，是明了，因为这些缘终究是镜花水月，身外之物，带不走的，不如就在此时放下。

然而，不管张爱玲愿意与否，她的血液中始终流淌着家族的缘，华丽、风光。

那曾是一个锦衣玉食、钟鸣鼎食之家。虽然，荣光终湮灭在岁月中，家族到了张爱玲这一代几近衰落。但“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”，花园洋房里仍是富贵满堂的气派。几部汽车，簇拥成群的仆人，富贵非一般人可及，亦非一朝一夕的积累。但是，这个家族氤氲的陈腐气息钻进洋房的各个角落，挥之不去。萧条阴霾笼罩在得过且过的日子中，有一些颓废，有一些茫然。

幼小的张爱玲便与众不同。她不爱啼哭，安安静静，像懂得这世间充满悲喜。她细嫩的脸上，常常有一种不可捉摸的表情，似悟、似嗔、似懂非懂。

童年像可爱的牵牛花，爬在记忆的最深处，怀念时，便开出一朵花。每个人对童年的回忆都是美好的，那是一个人与世界最友好的时期，哪怕是一片云、一只昆虫、一个叫不上名字的伙伴，都那么令人怀念和着迷。张爱玲也曾道，童年是一段橙红色的岁月。

张爱玲两岁时，举家迁至天津。天津的住所是一处宽大、气派的宅院。院子是张佩纶结婚时购置的，张廷重带着全家住在这里。那时，张家又添了一个小男孩，张爱玲的弟弟——张子静。

在天津的时光，充满了夏日阳光的温暖，是张爱玲人生中色彩最鲜亮的时期。童年的张爱玲像一个精灵，纯净的心灵看待尘世间皆是美好，她迫不及待地要揭开生活的面纱，去领略其中的风景。她对大人说：“我要快快长，八岁就梳爱司头，十岁穿高跟鞋，十六岁可以吃粽子汤圆，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。”那时的张爱玲对生活是爱的，不似她长大后爱得尖锐与清醒。小张爱玲爱得纯粹、净洁，似露出尖尖角的小荷，爱那一池水的温柔。

在天津的住所，有一个大院子。那是张爱玲的游乐场，所有稀奇古怪的玩意都藏在花丛中，树荫下，她不停地寻找，不停地游戏。她欢快的笑声划过院子的上空，飞进雕花窗内。院中有一个秋千架，是张爱玲常常玩耍的地方。春天来临，院子里花香弥漫，那个秋千架仿佛也有了生动的气息。她喜欢在秋千架上荡来荡去，看眼前的景忽远忽近，看天与地伴

着秋千起起落落。

夏天，她会穿着白底小桃红纱短衫、红裤子，在院子里看谜语书、唱童谣。从那时起，张爱玲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，书成为她生命最华丽的附属，她因书而成名，因书而辗转人生。

张爱玲在天津的童年是愉快的，她曾回忆说有着“春日迟迟”的空气。

只是，仍有一件事令小小的她懵懵懂懂地有些伤感。那就是母亲的离开。母亲恨这个陈旧而腐朽的家，与父亲像油和水一般不能相容。所以，她要离开，去往陌生而斑斓的国度，去活一个完整的自己。母亲要走的那天，穿着绿衣绿裙，那是她喜爱的装束。佣人抱着张爱玲跟母亲告别，母亲趴在床上不停地抽泣，美丽的肩膀起起伏伏。张爱玲呆呆地看着母亲，有些不知所措。然而，母亲还是走了，她听佣人们说，母亲去了海的那一边。

八岁时，张爱玲的家搬回上海。这次搬迁，在她小小的心灵中是欣喜的。因为她看到了海，“黑水洋绿水洋，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，绿的碧绿，虽然从没有在书里看到海的礼赞，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”。

在上海，她家住在石库门房子里，红油板壁，她说有一种“紧紧的朱红的快乐”。不久后，张爱玲的母亲从海外回来。母亲带着他们搬进了一所花园洋房，有狗、有花、有童话书，家里陡然添了许多华美的朋友。母亲和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部电影里的恋爱表演，张爱玲会快乐得大笑

起来，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。

这座洋房在母亲的料理下，一切都带着款款的优美。母亲希望张爱玲也成为优美的淑女。她学画画，学英文，弹钢琴，她说生平只有这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风度的。然而，这段学做淑女的历程，并没有太久。因为她的行为举止似乎总是与母亲的理想背道而驰。

她唯有对文字和故事痴迷。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，母亲说起它的历史，就要掉下泪来。她的感性从那个时候起便细腻而丰富起来。后来，她写文字，写故事，把对尘世的理解写入文字中，这便成了她的宿命。

岁月是可恨的，因为它有始有终。张爱玲幸福的童年至此已近尾声，童年的清新逐渐离她而去。美丽的秋千架成为一幅干瘪的、蒙尘的画，挂在了记忆的深处。张爱玲也由一个活泼、伶俐的小女孩成了孤独、惶恐的少女。这一转变因为父亲，也因为母亲，或许根源是那不可捉摸的命运。

橙红色的墙，掉了墙皮，斑斑驳驳的痕迹，看着扎眼。人生的某段岁月，思量起来，亦如是。